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textured illustration. On the left, a woman's profile is visible in silhouette, with her hair flowing down. A bright, glowing light source, possibly a cigarette or a small flame, is positioned near her face, casting a soft glow. To the right, a large, pink, lily-like flower is depicted, its petals layered and detailed. The overall mood is mysterious and artistic.

苦 玫 瑰

时代文艺出版社

苦 玫 瑰

唐文清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苦玫瑰 KUMEIGUI

唐文清 著

责任编辑:邢爱光

封面设计:长林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插页 15印张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37.4000字

保定市满城燕赵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册

ISBN 7—5387—0952—5/I·909

定价:17.80元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社会小说，约32万字。

回国投资办企业的华侨杜伯谦到滨海后，发现侄女杜慧茹失踪了，在市领导接待杜的宴会上，杜请政府领导帮助查找侄女下落；其实，杜慧茹已被收容审查——原来，杜慧茹是一家乡镇企业的副总经理，由于一笔巨额贷款未能及时归还，上司竟利用职权，以“不即刻归还，便诉诸法律”相要挟，迫其给自己当情妇，遭到杜的拒绝；公司总经理搞不正之风受杜抵制，怀恨在心，正欲寻机报复……杜慧茹非常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去找一个丈夫是建筑业大款的闺蜜李雅娟想办法。没想到李的丈夫张德荣在成为大款之后移爱别向、挟嫌养娇，早已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而李雅娟亦难耐寂寞的煎熬和异性的诱惑，正日趋堕落，虽对杜慧茹极其同情，却无能为力。结果，杜慧茹只能接受收容审查。杜伯谦帮助杜慧茹还清贷款，杜才得以获得自由。

杜慧茹是个同情心极强的女人，她在停职期间，偶然步入卡拉OK厅，目睹了个体暴发户和任意挥霍公款经理们在这儿随心所欲、攫取着少女们的青春；她先是无心，后则有意地接触了几位“三陪”小姐，客观地了解到形成这种畸形现象并使其得以存在、发展的社会根源，在对卡姐们的苦难遭遇和心灵创伤表现人道主义同情的同时，联想起自己的际遇……答应帮助两个卡姐摆脱处境。经历一番周折，杜慧茹为自己的服装公司组建了一支模特队伍，并且以自娱为目的建了座OK厅……结果，大大地促进了企业新产品的开发和销售。

在帮助女友李雅娟摆脱精神困境之际，杜慧茹又结识了一位事业心强却时乖运蹇的教师梁淑蓉。三个命运不同、遭遇各异的女人终于携起手来……受一位即将退休的、童年时的老教师委托，她们出面为某小学修缮教室联络一次义演；万没想到，义演虽然相当成功，而所得收入竟被大腕、歌星们瓜分干净——大饱私囊，竟使一次极其美好的愿望演变成了一场闹剧。

故事的最后，张德荣坐吃山空，却无法忍受将他的财产挥霍殆尽的姘头

另觅新欢，竟与佳人同归于尽；几位倚权谋私、仗势枉法的亦受到正义的审判。

小说以改革开放为背景，从女人这个侧面深入浅出地揭露、鞭笞了现实生活中的不正之风，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且又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塑造了自强不息杜慧茹的形象同时，也对那些爱欲闲聊的畸形男男女女做了极为透彻的剖析。

目 录

第 一 章	狱中忆往事.....	1
第 二 章	失身之后	30
第 三 章	女企业家	62
第 四 章	迪斯科灯下	84
第 五 章	无言的结局.....	124
第 六 章	潇洒走一回.....	156
第 七 章	卡姐的泪.....	187
第 八 章	别开生面.....	201
第 九 章	妻子的哀怨.....	226
第 十 章	受伤的女人.....	256
第十一章	明天会更好.....	303
第十二章	迟来的爱.....	335
第十三章	为了爱梦一生.....	367
第十四章	情恨末路.....	386
第十五章	绽开的苦玫瑰.....	418
尾 声		443

第一章 狱中忆往事

女人有时候会容许别人欺骗她们的爱情，却从来不容许伤害她们的自尊心。在商品意识泛滥、权势横行的社会现实中，作为一个女人很难，而作为一个漂亮女人更难——无数坎坷、陷阱摆在她的面前……

这是个三室两厅的单元，卧室、起居室、书房、客厅、餐厅；房间布置得豪华而不落俗套。

几个房间清一色都是华丽板吊顶，喷涂墙面；客厅屋顶中间是一盏枝状大吊灯，墨绿色的窗帘，猩红色的地毯铺盖着水磨石地面，两个内墙角摆着根雕制花盆架，盆里的茶花散发着淡淡幽香；迎门墙上挂着一块长方型匾牌，匾面中间写着“女企业家”。靠左首墙角是个高及顶棚、上面摆满了真假古董的古董架。此刻，时已入夜，客厅里只点着一盏低度壁灯，屋里显得有些昏暗，倒是开着门的书房里有较强的光线射出来。房里亮着吊灯，写字台上还点着台灯。

然而，这所住宅的主人杜慧茹却没坐在写字台前，而是靠在沙发上；她手指间夹着支香烟，却没点燃——她在默默地沉思着，脸上的神色表现着她的忧虑和愤愤不平。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我又做错了什么，让我写检查，我写些

什么？难道真像雅娟所说，他们要在我身上搞一次文化大革命……

“我就不信这个邪！哦，对了，我明天就去市人大，把问题直接反映上去，看他们……”

正在这时，“笃、笃、笃……”响起了几下敲门声。

杜慧茹迟疑了一下，走出书房，问：“谁……？”

门外是个男人的声音：“开门，我们是公安局的！”

杜慧茹一怔，从防盗孔里往外看去，果然是穿警服的公安人员；她迟疑着打开了屋门。

两男一女三个公安人员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警察亮出一份证明，说：“杜慧茹，你的问题已经由检察部门交到了我们局，局领导决定对你进行拘留审查；你在这上面签个字吧。”

杜慧茹惊得目瞪口呆，迟迟说：“你、你们……”

“哦，是这样：由于你在嘉美服装公司的职务关系，我们不方便在你的工作时间办案。这是经过局领导研究决定的；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杜慧茹沉吟了一下，冷冷说：“好吧，我跟你们走。”

一辆面包型警车在公路上飞驰着。

汽车里，杜慧茹和一个女警察坐在中间的位置上；后面的座位上坐了个男警察。

一夜的拘留在杜慧茹的脸上留下了极度疲倦的痕迹，她怒瞪着的两眼像是在喷火；那个男警察从倒车镜里看着杜慧茹的脸色，冷冷一笑，不无调侃地说：

“杜女士，你别气乎乎的，这种态度对你没好处；我可以告诉你：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公民都有被收审的权利——这是你的权利，你哪能不享受？”

杜慧茹沉吟着说：“……同志，能不能告诉我……？”

她身旁的女警察打断她的话：“杜慧茹，我必须先警告你：从

我们把你从家里提出来的时候起，你和我们就已经不是同志了，你应该叫我们队长……”

那个男警察“呵呵”一笑，说：“小穆，你何必这么着急呢，人家杜女士是嘉美公司副总经理——有身份的人，如果在这件事儿以前，你到人家公司里，想见杜总经理一面，还得看看人家有没有空；这回，虽然是出了这档子事儿，人家经理的架子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放下来的……”

女警察撇了撇嘴，说：“什么狗屁总经理！现在这个年头儿，不管什么人，只要花点钱、办个营业执照，转眼就能成经理，没一个好东西。杜慧茹，你也不用不服气，等你进了监室，用不了半个小时，就知道锅是铁打的了。”

杜慧茹气得说不出话来。

正像那个女警察所说，仅仅过了十几分钟，杜慧茹就亲身体验到了“锅是铁打的”……

进行过简单的登记手续之后，杜慧茹被一个女看守警带进了监室。

这是个二十左右平方米的房间：左首，从门到窗用木板搭了个通床，屋里有十来个女人，横七竖八地在床上散懒地或躺或卧，像一群精神病患者；当铁皮屋门外响起开锁声音的时候，这些女人就像是被打了一针强心剂，倏忽间全都站到了床沿下面。

带着杜慧茹进来的女看守警声色俱厉地喝斥：“都给我站规矩点儿，看你们这帮人的熊样！”

那些女人不寒而栗，都动了下身子。

女看守警对一个中年女人说：“薛桂莲，这个人姓杜，你负责安排一下她的事儿；记住，让她在明天之内背好‘监规’，背不好唯你是问。哦，对了，她暂时没有行李，好在天也不冷，你们先将就着凑和一下。”

中年女人毕恭毕敬地说：“是，队长！”

那个女看守警转身走了出去；女囚们都做了个鬼脸儿。

铁房门从外面锁上了。

就在这瞬间，那些女人即刻像疯了一样，呼地把杜慧茹包围起来；十几只手上上下下、异常麻利——转眼间，便把她身上的零用东西搜了个干干净净。尤其令人难堪的是：有两三只手肆虐般地揉搓杜慧茹的乳房，另有一个趁乱把手从杜的裙子下面伸了进去……

杜慧茹惊叫、挣扎、哀求……

却只是一瞬，那几个女人已经躺倒在床上，享受着从杜慧茹身上得到的东西：吸烟、吃零嘴……杜慧茹的骨头像是散了架，颓然歪靠在墙边；她的眼角沁出了几颗泪珠。

那姓薛的女人冷眼看了杜慧茹一会儿，哼哼一笑，说：“够意思，这个妞儿还算懂点儿规矩；姐妹儿们，冲着她上供的这些东西，就不让她反省了，你们说怎么样？”

那些女人应声附和，含含糊糊地答应着。

杜慧茹实在太累了，她闭上眼，靠在墙边朦朦胧胧睡了过去；但是，时间不大，她又猛地惊醒了——

她身边的一个女人狠狠地操了她一把，当她蓦地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个女看守警又带了个女人走进来；她慌忙和那些女人一样，规规矩矩站到床下……

女看守警走后，这些女人又在那个新进来的女人身上重复对待杜慧茹的动作；那个女人不但拼命地反抗，而且，她身上几乎是一无所有。薛桂莲被激怒了，喝了声：

“动手，帮助她反省！”

曾躲在墙角吸烟的三个女人应声而动，呼地扑上去，挟持着那个女人，把她的头按在墙角的马桶里……

杜慧茹惊得目瞪口呆……

晚饭打回来以后，杜慧茹坐在床沿上，看着面前的两个碗发

呆：一个饭碗里是玉米面粥，另一个碗里放了个窝头，几条咸菜——是啊，她或许也曾吃过这样的饮食，却已经没有记忆。然而，屋里的其他人却都在狼吞虎咽，等吃光了自己的饭菜后，几道贪婪的目光扫向杜慧茹碗里的食物。

薛桂莲仿佛最理解大家的心境，对杜慧茹说：“小杜，新来的人大都是吃不下的；你要是不怎么饿，就……就让我们帮你吃了吧。”

杜慧茹默默地点了点头。

薛桂莲留下了半个窝头，把其他食物分给其他人。

杜慧茹痴痴呆呆地望着她们迫不及待地……

时光在寂寞中缓缓地流逝，杜慧茹两眼痴痴呆呆地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又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她的脑海里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什么？”

然而，考虑的结果却是一片茫然。

蓦地听见院子里有看守警在叫：

“熄灯了，都躺下睡觉！”

电灯应声灭了。

杜慧茹和衣倒在床上，她辗转反侧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月光透过玻璃窗映在她的脸上，照见她的眼泪顺着脸颊缓缓流下。

杜慧茹陷入了往事的回忆……

二

嘉美服装公司是一家拥有近六百名职工、四个服装加工厂的乡镇企业，设备齐全，工艺先进。虽然是家新兴起的企业，但在近几年来却推出了20多种服装新款式，毛料男女西装和真丝套裙先后荣获省级优质奖；嘉美牌服装以她优美的款式、精细的做工

受到广大客户的青睐，尤其在去年更打开国际市场，在西欧几个国家也成了抢手货。

五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般的一瞬，然而，只有几十个工人，挤在经过改造的原来生产大队队部和饲养处里，利用二十几台脚踏缝纫机生产一些劳保用品，间或给市服装厂加工一些简单产品的小厂，在陶总经理和杜慧茹的共同领导之下，经历了五个年头就发展到了现在这个样子，已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近两年来，嘉美服装公司已经旧貌换新颜：高大宽敞的生产车间建起来了，有了自己的办公楼，已经成了在市里挂号的中型企业。

企业发展了，壮大了，企业所在地的杜家庄里，绝大部分人已经弃农为工，嘉美服装公司使他们先人一步地过上了小康生活；诚然，作为企业的承包者之一，杜慧茹也不是没得到实惠。

去年，独身的杜慧茹在新建成的西华里小区买下了一套足以令一般政府官员们眼馋的三室两厅、楼下备有车库的单元，而且房间里面布置得也十分豪华。在许多人的眼里，她是位单身贵族，而且从表面上看，她生活得非常惬意；除去处理嘉美公司里面她无可推却的事物之外，其余时间都显得非常轻松，高兴起来也常到街上的舞厅里潇洒走一回；到了星期天或者节假日，有的时候，她自己动手烧上几个可口的菜，请公司里面的要好的姐妹们热热闹闹地吃上一顿；而大多数情况是她把自己关在客厅里，一边品尝着小吃，一边欣赏着流行的通俗歌曲，悠哉闲哉地到深夜。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杜慧茹也已经是位受人尊敬的女强人；但是，深深埋藏在她内心的痛苦却鲜为人知了。

杜慧茹是个孤儿，是她那寡居、无儿无女的姨母——沈素娴——抚养成人的。她的姨母确实可以称之为一个伟大的女性，丈夫死在水库建筑工地上之后，她为了抚养自己的外甥女儿，一个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她原只打算把外甥女供到中学毕业，使孩子

有一定的文化，也算对得起过早死去的姐姐；但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农村经济放开了，她起早贪晚到市里卖菜不再受到各方面的管、卡，于是乎又改变了初衷，竟准备把外甥女供到大学毕业。

然而，已经懂事的杜慧茹又怎么忍心再往姨母的肩上压担子，她在领取高中毕业证书的同时，就托老校长走通了门路，在本校的初中班里得到了一个代课教师的工作——姨母在事后知道了这件事还和她小闹了一场。

那一天，杜慧茹听老校长孙敬珍说，已经给她在教育局争来一个民办教师的名额，心里非常高兴，一路哼着小曲儿回到家里。她瞟了一眼院子，没看见姨母的自行车，连忙进屋生火、做饭；锅里做着饭，她拿了件毛活儿坐在灶前编织，嘴里哼着一只流行歌曲。

门外一阵自行车响，杜慧茹的姨母沈素娴回来了。

杜慧茹跑出去，接过自行车：“姨，你怎么才回来，都快七点半了。”

沈素娴说：“傻丫头，你当我不想早回来，那点儿菜卖不了，我有什么办法。”

“今天卖不了，明天再去卖嘛，又放不坏。”

“放倒是放不坏，可咱们地里的菜都长起来了，不赶紧卖，准得烂在地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杜慧茹撇了撇嘴，笑着说：“反正是我没理，我不说话还不行；来，快吃饭吧，尝尝我炒的豆角儿，是……”

沈素娴一怔：“你怎么又做饭了？我不是说过嘛，饭等我回来做；你要是饿了，就沏一袋方便面吃。”

“我可不爱吃那玩艺儿，没滋拉味的。”

杜慧茹往桌子上摆着饭菜；沈素娴洗了手，正往桌旁坐的时候，不经心地往里屋瞟了一眼，诧异地问：

“噢，你怎么没复习功课？”

“我、我……”

沈素娟沉下脸，说：“小茹，你别以为自己的学习成绩好，就骄傲自满，不认真复习功课；咱把话说在前头，你要是考不上大学，我可饶不了你。”

“姨，我、我不想考大学了……”

“什么，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我说的是真的，我真不考了……”

沈素娟板起脸，说：“胡说八道！你一个女孩儿家，不上大学干什么？早先，咱们上不起，那没说的；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放开了，我到市里卖菜再也不受他们的管、卡；这几年攒下的钱，就是为了供你上大学的。你可倒好——不想考了，说的倒轻巧……小茹，你爹妈死的早，我要是不把你供出来，哪对得起我那死去的姐姐……”

“姨，我记得我初中毕业的时候你也这么说过，只要把我供到高中毕业再也不求别的；可是现在，你又升了一级，改成……”

“那阵儿是那阵，现在是现在；国家的方针政策还要随着形势的变化改变呢，何况咱们家这小事儿。”

“姨，请您别再拿我当小孩子了行不行——我长大了，已经到了自立的年龄，怎么忍心还让您一个人挑那么重的担子。当然了，如果我姨父还活着，我绝不……”

“甭说了。不管你怎么说，你非得把大学念完不可。”

沈素娟自然不知道杜慧茹根本没有参加高考，待发现她没“考上大学”的时候，也只能埋怨一通了事；但是，等知道她当上了代课老师之后，心里也觉高兴……

杜慧茹边教课，边自学进修，一年之后，竟已经准备参加正式教师的考核了。

没想到，就在这时候，一件意外事故改变了她的命运。

那天吃过中午饭后，杜慧茹连桌子也来不及收拾，又把全部注意力投入到复习提纲里面——是呵，后天就要开始考试了，这是她在教师行列里谋得一席之地的关键时刻，即使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啊。学校里原来准备给她几天假进行复习的，但她考虑着学校里的教师本来就不足，有些人现在已经是一身两役，她实在不想因为自己使同志们的肩上再多一份担子；她谢绝了校方的好意。

然而，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她虽然捧着书本，却说什么也专心不下来，正当她别别扭扭地和自己生闷气的时候，忽听“笃、笃、笃……”，有人敲了几下门。

杜慧茹没好气地说：“门没关着，进来吧。”

一个青年怯生生地走了进来：“杜老师……”

“进来坐吧，有什么事吗？”

“杜老师，村长叫你到村委会去一趟。”

“村委会找我会有什么事……？”

杜慧茹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待她跟着那个什么也不肯说的青年往村委会走去的时候，又从他的脸上看出了一丝难言的慌乱；她似乎受了他的传染，禁不住一阵阵心惊肉跳。

村委会的门外停了一辆崭新的罗马吉普车，门里有人探头朝这边张望着；当他们看见杜慧茹和那个青年走过来的时候，竟又缩身回去。稍顷，几个人拥出门来。他们都是村里面的头面人物，一个个脸上阴云密布。另外还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件夹克衫，当他看见杜慧茹走来时，眼睛倏地瞪得老大，只不过没有人发现。

杜慧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蓦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一个巨大的灾难正等待着她——

老村长胡庆祥把她让进屋里，迟迟说：“小茹，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可要挺得住……”

杜慧茹一怔，迟疑着说：“大叔，是我、我姨出了什么事吗？”

“她、她出了车祸，人已被送进了市医院。”胡庆祥顿了一下，指着那个穿皮夹克的人说：“哦，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苏同志是建华加工厂的……”

那人接过话头，说：“杜老师，我姓苏，叫苏志刚，是肇事单位的领导；我仅代表我自己和我们厂向您表示由衷的歉意，对不起。”

苏志刚把手伸了过去。

杜慧茹没理会苏志刚，她目瞪口呆了一瞬之后，突地扯住胡庆祥的衣袖，放声痛哭起来：“胡大叔，快告诉我，我姨到底怎么样了？”

“你姨她……”胡庆祥为难地说：“唉，还是让苏同志带我们到医院去看看吧。”

然而，现实比杜慧茹想象得更残酷：她的姨母虽然仍在医院里，却根本连病房也没进过，而是在抢救室走了个过场之后，即刻送进了太平间：

——头颅粉碎性骨折，在送往医院来的途中就断了气。

接下去，整容、火化，接待吊唁的亲友，随后，又和肇事的市水泥厂附属的建华加工厂谈判有关赔偿事宜……

悲痛、忙乱、奔波，整整折腾了近半个月，事情才算告一段落；然而，民办教师的考核早已结束，杜慧茹也只能继续担任代课老师。

事情也可以说是那个不幸事件的余波。

——似乎是从杜慧茹的姨母出事的那天起，那辆罗马吉普车便几乎一天不落地在杜家庄出现；尽管是所有一切有关事项都解决完了以后，那辆车仍不时急驶而来，而且居多是傍晚、停在杜慧茹家的院外。它每次都带来了建华加工厂乃至它的上层主管厂

——市水泥厂对遇难家属的深深歉意和一些物质上的关怀……

然而，由于这辆车来得过于频繁，又由于颇有些人偏好多事，终于引起了一些风言风语。

起初，杜慧茹并未介意，但，等她介意的時候，一切都已經……

三

苏志刚兄弟已可谓蜚声遐迩，在滨海市水泥厂，他们兄弟暗中被人们称为“苏家五虎”；之所以一定要说是暗中，那是因为还没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苏氏兄弟在水泥厂一个个身居要职：

水泥厂的厂长苏志锋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长得仪表堂堂，不苟言笑，颇有一副领导干部的气质；他在五兄弟当中居长——亦可称之为大虎。

二虎苏志海就得说是“苏家五虎”中最没能力的一个，他是成品库的主任；当哥哥的却要归弟弟管，因为他们老三苏志深是厂供销科的科长。

老四苏志河是厂保卫科科长。

在改革开放以前被厂里工人们称为小玩闹的老五苏志刚现在早已今非昔比：

想当初，生产科精简机构的时候，虽然大家都不敢太岁头上动土，把在厂供应科担任副科长的苏志刚精简下去；但是，客观事实已经形成了一种无言的趋势：

如果不把苏志刚精简下去，整个运动便无法开展。

苏志锋体察民情，以身作则，竟在厂务会上率先提议：把自己占着茅坑不屙屎的弟弟从供应科副科长的席位上拿下来，放入三产。当时，苏志刚还好一段时间对哥哥不满意；岂知，时过境迁，水泥厂劳动服务公司成立后，仅仅几年时间过去，苏志刚充